热岛

对他而言下雪意味着什么呢？

背向他的海岸一路奔逃至黑夜的最深处，浪花在风中安静地飘零。在他的头顶，光怪陆离的都市一点点沉向天空，对他身后深浅不一的足迹视而不见。他瘫坐在高台的长椅上，双臂平展，搭在椅背的边缘，冰凉。这种冰凉难以抑制，透过他蓝得发灰的皮毛，浸入他血肉的最深处，令他不禁打了个哆嗦。鼻翼间呼出的白雾被路灯昏黄的光芒照亮，片刻间又散在发冷的空气里,好像从未有人来过。0503号灯柱，位于城市最边缘的海角，更远处便是永远不变的沙岸与白浪。每当他疲惫到无法行动时，他就会来到这盏路灯旁，坐在两人宽的长椅上发呆。他仰起头，想要辨认天空的形状，但是不论目光望得多远，除了暧昧不清的云层，他什么也没看见。头顶的灯光下，雪从无限遥远的天顶深处缓缓飘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像某种令人窒息的灰烬。

对他而言，雪仍在下，而今天也是一无所获的一天。

“明天还要继续吗？”嘶哑的声音冲破了海浪的帷幕，他身旁的灰狼脱下自己的深棕色夹克，披在他的身上。

“嗯。”他的眼神有些涣散了，但依旧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远处光怪陆离的城市，“如果找不到的话……”

他们都没有再说话，只剩浪花无声地响着。

“嗐，你可真会为难我，”仿佛是为了打破这冰冷的沉默，灰狼强打起精神，以与往日无二的语气打趣道，“再这么下去，咱们不如改行开侦探事务所得了！”

“你还记得的，对吗？”那一瞬间，灰狼看见他的眼神里久违地亮起一簇火焰，“我只记得那个背影，高大又结实，声音低沉有磁性，而且把外套当披风穿……”

也只有在谈论到那个影子的时候，他的眼睛才是亮着的，灰狼想。

“是是是，这话从我们认识第一天起你就一直在跟我重复了不是吗，我记得。”灰狼站起身，灯光在不宽的脊背后投下一道瘦长的影子，刚好将他蜷在长椅上的身形纳入其中。灰狼背向他而立，他看不到灰狼的神情。

“不是这样的，他的影子……跟山岳一样，很让人安心，不是这样的……”他嚅嗫着，破碎的词句像冰碴一样落在地上，与沉默一同结成尖锐的冰凌。海风比刚才大了些，又将这难以忍受的沉默扯得粉碎，化为漫天飞舞的雪片。他打了个哆嗦，紧紧蜷起四肢，可是寒冷依旧无孔不入，那件厚实的夹克在越发深暗的夜里更显千疮百孔。

灰狼转过身来，扶住额头，呼出一声长吁：“希望你不要忘了，我的本职工作是战术规划。”

“明天……还会下雪吗？”他向自己合拢的掌心中呼出一口热气，轻声问。

“只要还有人为你打伞，就没关系。”灰狼答道。

很久以后，每每当他回忆起自己与灰狼的最后一夜，那句话的声响一次比一次愈发清晰地扎进他的胸口，像教堂里的晚钟。灰狼没有取回自己的夹克，而他再也无法回头。

他讨厌城市的夜晚，也讨厌独自一人走街串巷。过剩的灯光四处碰壁，无处可去，最后只得坠入城市上空浅灰色的穹顶。从高处飘落的雪会被城市的燥热融化，而城市是一座热岛。五光十色的灯牌令他头晕目眩，人群在他的身侧攒动。他想要蹲下来尖叫，当那声狼嚎化为利剑划破他的喉咙时，他就能获得解脱了吗？他是离群的狼，皮毛本应有着秋日晴空的颜色，可现在却这样干枯，失去光泽。离群与否是他可以做出的选择吗？他觉得一直被抛弃的是他自己，一次又一次。从他记忆最深处早已模糊不清却又刻骨铭心的情感开始，他就一直被抛弃，灰狼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背影也是。他的步子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他狠狠跌进路面低洼处的积水里，上半身受惯性的驱使向前倒去，飞溅的泥水沾满了四散的传单，上面用近乎绝望的笔触写满了四个大字：寻人启事。

他只是想要得到拯救而已，而这就是他应得的惩罚吗？

他死死盯着飞得最高的那张纸。刹那间，他觉得那份传单离自己真的很远很远，却又奇迹般地没有被污水沾染分毫，像一只洁白的翎羽，打着旋从空中飘落。他努力抬起自己隐隐作痛的手臂，想要抓住那根羽毛。可命运仿佛注定要向他开一个天大的玩笑：那张传单就从他的指缝间滑过，最终落进了面前的水潭里。他看着那些文字一点点被泥水浸透，直到再也无法辨认为止。

这样也好，他想。

“倒在这种地方，你认真的啊？”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他抬起头，面前的身影像山岳一样，将城市目眩神迷的灯光挡在身后。

这样好吗？他问自己。

“你……是我要找的人吗？”他把自己余下的所有希望都投注在这个问题上了。

“也没这么严重吧！”那头白熊轻松地说，声音里还带着几分戏谑，语气与他的外表极尽不同，“我只不过是来嘲笑你的哦。”

“你的影子和山岳一样，和我要找的那个人……很像。”语句破碎，甚至带着一丝哭腔，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答复了，可对此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很遗憾，我既不是，也不能是你要找的人。”白熊温柔地笑了笑，向他伸出手掌，“但是如果只是收留你的话，这种程度还是没有问题的。”

他至今还记得那一夜。那一夜，孤月高悬于空，他呆呆地看着那个山岳一样高大的影子游离于人群之外。于是他悄悄离开房间，顺着那道狭长的走廊来到他的身旁。当初对方的所思所想早已湮没在时间的流沙里无可追溯，而他又是出于何种心情攥住自己跳动的心脏？

最令他不安的事情在于，他觉得自己在一点点变得麻木。

哪怕这一切真的只是一个可笑的错误，他也不想忘记他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他痴痴地盯着面前的孤狼。他的皮毛泛着一抹令人心醉的淡蓝色，仿佛是天空借予他一块最美的绸缎，同流水般的月光编制在一起，被他披在肩头。

“哟，小子，这就被我迷倒了？”他噗嗤一笑，抬起手在他眼前晃了晃，这才让他缓过神来。

他猛地一甩脑袋，大声抗议道：“什么嘛！我才不会那么……”

他露出轻松而温柔的笑容，用一种不经意的口气问：“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

“我才要问你呢！一个人站在这种地方很难不让人担心好吗！”他不满地答道，随后环顾四周：他们所处的半圆形的天台在夜的穹顶下是何等、何等地渺小，他从未见过如此低垂的月，那样、那样地触手可及，仿佛只要伸手轻轻一点，那些流泻的光就能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这样啊……”他沉默片刻，又问，“你喜欢你的故事吗？”

“当然啊？”他一脸理所当然，答道，“我喜欢我笔下的角色在我手中活过来的感觉，不论是创作还是扮演，都让我感到自己的生命被扩展至了一种难以企及的广度。”

“你知道吗，说这些时的你看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突然伸出双手，放到他的头顶，猛地揉了几把，“也不赖嘛，小子！”

他高声抗议道：“不准把我当小孩子！”

“是嘛，”他咧嘴一笑，突然低下头，与他四目相对，“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唔……”他突然感到自己脸颊发烫，赶紧避开对方的视线，用一种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清的声音问，“我可以……叫你前辈吗？”

“当然。”片刻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同样轻声道，“明天晚上，同一时间，0503号灯柱旁的长椅上，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理发吗？”一个声音问。鹿店主坐得太高，坐得太远，以至于他没法看清鹿的面部表情，只有一双红眼在幽暗的室内闪闪发亮。

他抬起头，视线穿过空气中浮游的尘埃，跨过无数级台阶，越过最高处的王座，最终落在鹿店主身后那面巨大的教堂彩窗上：由五颜六色的碎片拼凑而成的少女双膝跪地，一柄长剑深深刺进了她的胸口，正中那颗鲜红的心脏，而在她的头顶，太阳像花一样，如常绽放。

“找人。”他干脆地答道。

“很抱歉，本店不提供找人服务，更何况……”鹿店主身子微微向前倾斜了些许，右手撑住脸颊，声音听上去甚至有些戏谑。

“那就告诉我为什么！”他吼道，歇斯里地的声音穿透死寂的空气，就连飘在空中长久沉默的灰烬也为之一震。

“直到今天你还没明白吗？”他站起身来，一步步从那高高在上的台阶上走下来，“你究竟是不知道，还是不愿相信，以至于把自己骗得这么彻底？”

他站在原地，无言，直到鹿店主一直走到他的面前，用手轻轻撩起他的下巴。

“让我猜猜，那匹过去一直伴你身侧的灰狼……他去哪了？”

“他背叛了我！他说好了要和我一起…要和我一起……”

“嗯，不错，他说要和你一起，那么你为他做了什么呢？”

“我……”他感觉自己的脑子从未转得像今天这么快过，“给我点时间……让我……”

“我再问你一次，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可以想起来！你给我闭嘴！”

“对你而言他到底是什么呢？”

“你有什么资格谴责我，评价我的痛苦！”

“那我们换个问题，找到那个人之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我要……”

“到底为什么非要找到他不可呢？”

“我和他约好了……”

“你做的这些事到底是为了感动谁而存在的？”

“你真的有哪怕一点点在乎过真实的他吗？”

“还是说就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一个内容都模糊不清的所谓诺言，对方就要被你拉下水了？”

“你是不是很享受你自己所作所为中的那种史诗一样的悲剧感？”

“你爱的人究竟是别人还是你自己？”

“你究竟要让别人为你撑伞到什么时候？”

“你是不是要等现在还留在你身边的人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之后再去一起缅怀他们？”

“你有没有好好看看你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

直到今天，他还记得，无数个约定好的夜里，他和那个山岳一样的影子相约于0503号路灯旁，一同坐在长椅上，他靠着另一匹狼的肩，谈尽那些远比身后的大海更加广阔的故事，直到东方泛白，从他们背后无尽深邃的海底中升起一缕金色的火焰，随着咸腥的海风，吹散前夜淤积的云层。这时，那匹狼就会紧紧握住他的手，再也不会放开。

“小子，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那一晚，月光没能让他看清他脸上的神情，但他为自己此时此刻没有失约而庆幸。

“前辈，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然后当做礼物送给你。”他望着远方五光十色的城市，笑着说。他没能看见身旁的他脸上的神情，而那时对方心中的情感就此成为埋葬一生的秘密。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失约，只是这个誓言因为各种原因被拖得很长很长，也许长到他早已为此失望，也许没有。而他每次想要下笔书写时，奔涌的情感便不能为他所控制，又或者，他仅仅只是想要逃避，逃避期待，逃避付出。在可能的机会里一次又一次让人失望，半途而废，落荒而逃，只得失去一切。

最后的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自私得可悲的人。

一夜雨过，不远处的海水无时无刻不变换着自己的形貌，太阳升起来了。他用手轻轻抚摸着0503号灯柱因饱含盐分的海风微微锈蚀的表面。身后的长椅上，白熊笑盈盈地望着他，向他挥着手。他也笑着向他挥手，随后转过身去，向远方的城市走去。他在一洼小小的水坑前停下了脚步，低头向下望去——他看到自己蓝色的毛发如同天空轻盈的羽翼，除却臂膀略显瘦弱外，其他特征都与他一直以来想要寻找的人别无二致。

这时他终于明白，一直以来他想找的人，是被他同时遗忘且又渴望着的自己。

2023/5/2